

凤翔之战与唐末政治嬗变

张金铄

摘要:黄巢起义失败后,唐朝完全失去对地方藩镇的控制。各地藩镇互相吞噬,朝内南衙北司之争亦愈演愈烈。宰相崔胤结交宣武节度使朱温,宦官则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外援。天复元年六月,崔胤谋诛宦官计划泄露,促令朱温进兵关中,宦官遂挟持唐昭宗迁往凤翔。当年十月,朱温率兵西进,凤翔之战爆发。这场战争持续到天复三年正月,最后以凤翔兵败求和而结束。凤翔之战不仅使宦官遭到毁灭性打击,而且改变了北方藩镇格局,凤翔、河东等镇被削弱,宣武朱温控制朝廷,唐朝由此走向灭亡。

关键词:凤翔之战;朱温;李茂贞;唐末五代;藩镇;方镇

中图分类号: K242.4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1-5019(2011)05-0111-06

作者简介:张金铄,安徽庐江人,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(安徽 合肥 230039)。

凤翔之战是唐末宣武朱温(朱全忠)与凤翔李茂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会战。战争始于天复元年(901年)十月,终于三年正月,最后以汴军(宣武)胜利、岐军(凤翔)失败而告结束。其结果是“君侧虽清,而全忠势遂张,帝(昭宗)卒弑死,唐室以亡”(《新唐书·宦者传下》)。这场战争结束了唐代宦官干政的局面,也改变北方藩镇格局,唐朝统治走到尽头。目前有关隋唐五代史著作虽提到凤翔之战,但并未展开分析。本文试就战争缘起与进程、胜负原因及其历史地位进行考察。

一、战争缘起与进程

黄巢起义打乱了唐朝统治秩序。光启元年(885年)三月,唐僖宗率百官返回长安,“国命所能制者,河西、山南、剑南、岭南西道数十州。大约郡将自擅,常赋殆绝,藩侯废置,不自朝廷,王业于是荡然”(《旧唐书·昭宗纪》)。此后各地藩镇“互相吞噬,惟力是视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6,中和四年七月),全国陷入混战之中。与此同时,朝内南衙与北司之争也达到白热化阶段。南衙指朝内官僚,因其衙署在宫城之南而

得名;北司指宦官,以其居留宫城而言之。宰相崔胤素嫉宦官,秉政之后,外结宣武等镇,谋夺宦官之权;宦官首领、神策军中尉刘季述同样“外结藩侯,以为党援”(《旧唐书·宦官传》)。光化三年(900年)十一月,刘季述等废唐昭宗为太上皇,立太子裕为帝。次年正月,崔胤联络神策军将孙德昭,杀刘季述等人,迎请昭宗复位,密谋尽诛宦官。宦官集团则以前凤翔监军韩全海、张彦弘为首领,既不甘失去权柄,又担心遭到诛杀,遂结李茂贞为外援。天复元年二月,李茂贞入觐奏事,神策军中尉韩全海与之“深相交结”^①,以便对付崔胤。

其时,“全忠欲迁都洛阳,茂贞欲迎驾凤翔,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”(《旧唐书·昭宗纪》)。朱温既降河北诸藩镇,遂移兵河中(今山西永济),迫降节度使王珂。唐昭宗以朱温兼领河中节度使。天复元年六月,崔胤谋诛宦官计划泄露,韩全海准备劫驾西巡。崔胤立即敦促朱温入关迎驾。十月,朱温率宣武、宣义(滑州)、天平(郾州)、护国(河中)四镇兵七万从汴州(今河南开封)西进,凤翔之战正式爆

^① 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15《披褐至殿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。

发。《旧唐书·宦官传》云,“全海、胤争权,外召强臣,劫本朝以相吞噬”。战争进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从天复元年十月至次年三月为第一阶段,战争在凤翔外围进行。战争初期,朱温进展迅速,很快抵达河中,随即请昭宗迁往洛阳,“京城大骇,士民亡窜山谷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天复元年十月)。十一月初,朱温进至同州(今陕西大荔),守将司马邺迎降,华州(今陕西华阴)节度使韩建亦遣使请降,并献助军银三万两。然朱温以“韩建,茂贞之党,不先取之,必为后患”,派兵占领华州,护送韩建前往陈州(今河南淮阳)。韩全海闻讯,焚毁长安宫室,逼迫昭宗西巡凤翔(今属陕西)。朱温随后率军进入长安,派遣判官李择、裴铸前往凤翔,奏以奉迎车驾之由。李茂贞则以昭宗名义檄令藩镇勤王,并令部将符道昭屯兵武功(今属陕西),旋为汴将康怀贞所败。汴军很快进至凤翔城下,朱温屯驻城东。凤翔方面以崔胤矫诏而免其宰相之职,又以昭宗名义催促朱温还镇。朱温见凤翔易守难攻,乃移兵进攻邠州(今陕西彬县),降李茂贞养子、邠宁节度使李继徽,屯军三原(今属陕西)。十二月初,崔胤亲赴三原,再次敦促朱温迎驾。朱温乃率军向西夺取整屋(今陕西周至),崔胤率百官及京城居民迁往华州。

天复二年正月,朱温回军三原,旋移军武功,逼近凤翔,李茂贞坚守不战。昭宗以给事中严龟充岐、汴和协使,“赐朱全忠姓李,与李茂贞为兄弟,全忠不从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正月)。二月初,河东将李嗣昭等攻取慈(今山西吉县)、隰(今山西隰县),进逼晋、绛二州,朱温乃返回河中反击。汴将朱友宁将兵会晋州(今陕西临汾)刺史史叔琮击破李嗣昭,收复绛州(今山西新绛)。三月,朱友宁、氏叔琮又在晋州之北大破河东军,生擒李克用之子廷鸾,乘胜进围晋阳(今山西太原)。不久,汴军取慈、隰、汾三州。随即汴将朱友宁率军西进,败岐军于兴平、武功之间,留氏叔琮继续围攻晋阳,河东将李嗣昭、李嗣源率“敢死士夜入

氏叔琮营”,解除晋阳之围,再取慈、隰、汾三州,然晋军终不能入关。

自天复二年四月至九月为第二阶段,战争在凤翔及其周围地区进行。四月初,关中汴将康怀贞大破凤翔将李继昭(符道昭)于莫谷,崔胤深恐李茂贞挟持昭宗入蜀,又从华州赶往河中,督促朱温迎驾。五月,朱温率军五万再次入关。由于连续降雨,留待东渭桥十余日。六月,朱温进驻虢县(今陕西宝鸡东),李茂贞欲趁其立足未稳,亲率大军出击,结果大败而归,岐军死者万余人。汴将孔勣出散关,取凤州(今陕西凤县),堵塞入蜀之路。朱温进屯凤翔城下,环城筑五寨。七月,汴将孔勣率兵攻取成、陇二州,进攻秦州(今属甘肃)不克,乃率军回到凤翔城下。李茂贞从弟、保大节度使李茂勋援救凤翔,汴将康怀贞、孔勣败之于三原。八月初,李茂贞夜袭奉天(今陕西乾县),“虜汴将倪章、邵棠以归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八月)。五天后,李茂贞开城迎战汴军,为汴军所败,此后李茂贞“坚壁不出”(《新五代史·南平世家》)。其时“关东兵多从全忠在凤翔”,汴军长期在外作战,后方统治不稳,又逢阴雨连绵,士卒多有染病者,朱温“召诸将议引兵归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九月)。部将高季昌、刘知俊设计引诱岐军出城,歼其主力,岐军“十不存三四焉”^①,“茂贞自是丧气,始议与全忠连和,奉车驾还京,不复以诏书勒全忠还镇矣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九月)。

自天复二年十月至次年正月为第三阶段,汴岐双方开始和谈,且以战佐和。其时凤翔城内粮饷短缺,汴军在城外挖掘壕沟,“设犬铺、铃架以绝内外”。李茂贞养子李彦询、李彦涛先后率兵出城投降。十月,朱温派遣司马邺入城奉表,并遣使献熊白,“自是献食物、缯帛相继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九月)。又遣使与李茂贞议和,奏请修复长安宫殿及昭宗回京。昭宗也派遣国子司业薛昌祚、内使王延绩赏诏赐朱温。然李茂贞不愿就此罢兵。十月下旬,李茂贞袭击城西汴军营寨,大败而还。十一月初,李茂勋率众万余援救凤翔,“屯于城北

① 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16《马景设诈》。

阪上,与城中举烽相应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十月)。汴将孔勍、李晖乘虚袭取鄆、坊二州,擒留守李继瑊,抚存李茂勋及将士之家。李茂勋闻其巢穴失陷,乃引兵遁去。

入冬以后,凤翔持续降雪,城中冻饿而死者不可胜计,“或卧未死已为人所丹。市中卖人肉,斤直钱百,犬肉直五百”。李茂贞不得不“以犬彘供御膳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十一月)。昭宗甚至典卖御衣及皇子衣物,削木屑松枝以饲御马。汴军继续围困凤翔,攻城者斥守城军为“劫天子贼”,守城军诟骂攻城者为“夺天子贼”。十一月下旬,汴军割去城外草木,城内更为恐慌。李茂贞乃增兵防守宫门,准备“诛阉寺以自赎”(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二》)。十二月,李茂勋请降于朱温,更名李周彝,“于是茂贞山南州镇皆入王建,关中州镇皆入全忠,坐守孤城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十二月)。李茂贞乃致书朱温,诿责于宦官韩全海,同意送还昭宗。

天复三年正月初,昭宗及李茂贞与汴军达成初步协议。昭宗捕杀韩全海等人,斩神策军将李继筠、李继海、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处廷等十六人,以御食使第五可范、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神策军中尉。随后派人将韩全海等首级交给朱温。二十二日,昭宗离开凤翔,经汴军大营前往长安。朱温在前引路达十余里,并令其侄朱友伦领兵护卫。三天后,崔胤率百官奉迎于兴平,昭宗恢复崔胤宰相之职,仍令兼领三司。二十七日,昭宗回到长安。至此,凤翔之战以朱温胜利而告结束。

二、战争胜负原因

战争伊始,李茂贞与韩全海以唐昭宗名义,号令各藩镇率兵勤王。各地藩镇多徘徊观望,“梁兵围之逾年,当此之时,天下之兵无勤王者”^①。河东李克用、淮南杨行密、西川王建号称强镇,其态度亦各不相同。

李克用长期与李茂贞多次作战。乾宁二年(892年)李克用兵进关中,杀邠宁节度使王行

瑜,欲趁势剪除李茂贞,为昭宗所制止。李克用认为,“唐不诛茂贞,忧未已也”(《旧五代史·李茂贞传》)。但在对付朱温问题上,晋、岐双方一致。“韩全海、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,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天复元年十一月),李克用即派李嗣昭败汴兵于平阳之北。由于河中为汴军所控制,隔断了河东与关中交往通道,李克用援兵受阻。《旧五代史·唐武皇纪二》评论道“天子以汴帅兼镇河中。武皇(李克用)自是不复能援京师,霸业由是中止”。汴军很快组织反击,朱友宁、氏叔琮大破河东军,乘胜围攻晋阳,“克用昼夜乘城,不得寝食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三月)。至于淮南、西川两镇,则各有打算。天复二年三月,昭宗“以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,书御札赐杨行密,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、中书令、吴王,以讨朱全忠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三月),此时杨行密内部矛盾重重,又与两浙钱镠争夺浙西。六月,杨行密亲率军队北上,寻受阻于宿州(今属安徽),又值阴雨,“竟以粮运不继引还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六月)。西川节度使王建则趁火打劫,当韩全海征兵之时,朱温亦向王建求援,“建外修好于全忠,罪状李茂贞,而阴劝茂贞坚守,许之救援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天复元年十一月),遂以奉迎车驾为名,派兵五万进攻兴元(今陕西汉中),“由是山南十四州并为蜀有”^②。

河南、山东藩镇均为朱温所控制,唯平卢(淄青)发生变故。平卢节度使王师范“以忠义自许,为治有声迹”,韩全海征兵入援,王师范“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,包束兵仗,载以小车载,入汴、徐、兖、郓、齐、沂、河南、孟、滑、河中、陕、虢、华等州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三年正月),准备同日起事,但因计划泄露而未获成功,唯行军司马刘鄩袭取兖州(今属山东),然其时凤翔败局已定。南方藩镇除淮南外,多数藩镇如江西钟传、福建王审知、两浙钱镠、湖南马殷、鄂州杜洪、荆南成汭、朗州雷满等都依附

① 陈傅良《历代兵制》卷6《唐下》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。

② 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15《朱全忠迎驾于凤翔》。

朱温,以对付淮南杨行密。史称“钱鏐、钟传、杜洪畏杨行密之强,皆求援于朱全忠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0,乾宁三年四月)。韩全诲派遣中使二十余人征调江淮诸军,中使行至金州(今陕西安康),为节度使冯行袭所执,“行袭尽杀中使,收其诏敕送全忠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天复元年十一月)。

河北曾是汴晋争夺之地。朱温利用河东与河北诸镇的纷争,招魏博罗绍威之子廷规、成德王镒之子昭祚为婿,使其献帛纳质。义武(易定)王处直迫于形势,断绝与河东往来,“以缙帛十万犒师;全忠乃还,仍为处直表求节钺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光化三年九月)。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势力强盛,兼并沧、景等州,然光化三年十月,为汴将张存敬所败,兵将被杀殆六万余人,“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光化三年十月)。凤翔争战之时,河北诸镇大抵“各自保,莫相救恤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光化三年九月),未发一兵一卒。河东、淮南、淄青等镇虽给汴军以威胁,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结局。

就汴岐双方军事势力对比来看,朱温有着较大的优势。朱温经营河南二十余年,身兼四镇节度使,“统兵十万,威震天下,关东藩守,皆其将吏,方面补授,由其保荐,四方舆金辇璧,骏奔结轂,纳赂于其庭”(《旧五代史·袁象先传》),“关东、河北皆受制于朱温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三月)。魏博强镇罗绍威以朱温“兵强天下,必知有禅代之志,故倾心附结”(《旧五代史·罗绍威传》)。江南藩镇也多结朱温为外援,牵制淮南杨行密集团。朱温注意发展经济,招抚流亡。刚到汴州,朱温即“慎选将佐,俾完葺壁垒,为战守之备。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”(《旧五代史·梁太祖纪一》)。境内比较安定,物资比较充足。《旧五代史·食货志》评论“梁祖之开国也,属黄巢大乱之后,以夷门(汴州)一镇,外严烽候,内辟污莱,

厉以耕桑,薄以租赋,士虽苦战,民则乐输。二纪之间,俄成霸业。”所属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、陈州、洛阳等地经济恢复较快。颍州刺史王敬荛注意招抚流民,“是时,所在残破,独颍州户二万”(《新五代史·王敬荛传》)。忠武军节度使赵犇、赵昶、赵珣兄弟主持陈州二十年,“陈、许流亡之民,襁负归业,犇设法招抚,人皆感之”,又开垦稻田,“大实仓廩,民获其利”(《旧五代史·赵犇传》)。河南尹张全义,“勤俭,善抚军民,虽贼寇充斥,而劝耕务农,由是仓储殷积”(《旧五代史·张全义传》)。洛阳居民最初不过三百户,张全义到任后,“数年之间,京畿无闲田,编户五六万”,“号为富庶”^①。华州刺史韩建“招抚流散,劝课农桑,数年之间,民富军赡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7,文德元年四月),降附后,所积资财“全忠尽取之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天复元年十一月)。此外,天复元年三月,河中节度使王珂投降,河中解县、安邑池盐之利尽归朱温^②。所以尽管战争旷日持久,汴军粮饷从未短缺。《旧五代史·赵珣传》记载,“太祖统军岐下,珣输挽调发,旁午道途”。

从凤翔方面来看,其势力不足以对抗朱温,甚至也远不及河东李克用。李茂贞起自军伍,到乾宁元年(894年)拥有凤翔、武定、静难、山南西道(兴元)二十州之地,号称“地大兵强”(《新五代史·李茂贞传》)。李茂贞曾经三次兵进长安,干预朝政,杀戮宰相大臣。然其专横跋扈,主要原因在于朝廷微弱、关陇缺乏强镇,而凤翔“近京师”。而李茂贞“御军整众,都无纪律”(《旧五代史·世袭列传一》),其军队战斗力不强。当汴军围困凤翔时,“茂贞每战必败,闭壁不敢出”(《新五代史·李茂贞传》)。经济方面,自安史之乱以来,关中经济优势不复存在,僖宗时关陇财政已不足供禁军粮饷及百官俸禄^③。凤翔被围不到半年,李茂贞在经济上便陷入窘境,以至城内兵民乏食,“自天子至后宫,皆冻馁”(《新五代史·梁太祖纪一》)。

① 张齐贤《洛阳缙绅旧闻记》卷2《齐王张令公外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5年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20上《昭宗纪》:“(天复元年)三月癸未朔,全忠引军归汴,奏‘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,臣今代领池场,请加二千车,岁贡五千车。候五池完葺,则依平时供课额。’从之。”
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256,“光启元年闰二月”:“是时藩镇各专租税,河南北、江淮无复上供,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,度支惟收京畿、同、华、凤翔等数州租税,不能赡,赏赉不时,士卒有怨言。”

当保大(鄜州)等镇兵溃以后,凤翔就处于坐而待毙状态。

所以,从当时客观形势和双方兵力对比来看,李茂贞的失败是必然的。虽然凤翔方面挟持昭宗而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,并未起到多大作用,最后“茂贞独据孤城,内外援绝,乃请车驾还京,求和于汴,即斩韩全诲等二十人,首级送于梁祖”(《旧五代史·世袭列传一》)。朱温则因长期作战而军士疲惫,加以战线过长,担心后方变故,因而同意和解,奉请昭宗返回长安。

三、战后政局之嬗变

凤翔之战是唐末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。唐朝经黄巢起义打击,失去对地方藩镇的控制,除都城长安周围州县以外,“皆分裂于方镇矣”(《新唐书·兵志》)。尽管唐昭宗本人“有恢复前烈之志,尊礼大臣,梦想贤豪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7,文德元年三月),但已无法挽回这种颓败之势。景福二年(893年)七月,李茂贞兴兵败官军于兴平(今属陕西),杀死神策军中尉西门君遂、枢密使李周潼及宰相杜让能等人。乾宁二年五月,李茂贞与邠宁王行瑜、华州韩建称兵入觐,谋废昭宗,杀宰相韦昭度、李磎,又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;七月,李克用兵进关中,昭宗出奔石门镇,旬日回京;三年七月,昭宗又为李茂贞所逼,避难华州,至光化元年(898年)始还长安。昭宗本人虽不甘为“孱懦之主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59,景福二年八月),然在这些藩镇面前,终不能有所作为。与此同时,朝内南衙与北司之争日益激烈,最后达到白热化程度,“各结藩镇为援以相倾夺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2,光化三年六月)。而在兼并过程中,部分藩镇被消灭,一些藩镇更为强大,其中如卢龙刘仁恭父子“有吞噬河朔之志”(《旧五代史·僭伪列传二》),淮南高骈“欲兼并两浙,为孙策三分之计”(《旧唐书·高骈传》),甚至“自有问鼎之志”(《旧唐书·诸葛爽传》),“有兼并天下之意”(《旧五代史·朱瑾传》)。这些藩镇为争取更多的利益,“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”,最后导致这场战争的爆发。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军事形势,也直接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。

李茂贞最后不得不斩杀宦官、送还唐昭宗。《新五代史·李茂贞传》评论,凤翔战后,“天子虽得出,然梁遂劫东迁而唐亡。茂贞非惟亡唐,亦自困矣”。

首先,在这场战争中,宦官势力消灭殆尽。凤翔解围后,宣武集团随即清剿宦官势力。“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,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从行者,诛九十人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三年正月)。昭宗返回长安次日,又杀死枢密使第五可范等宦官七百余人。宦官参政权和领兵权也相继被剥夺,“内诸司一切罢之,皆归省、寺”(《旧唐书·宦官传》)。紧接着,对宦官的屠杀由宫内延伸到藩镇,“其出使外方者,诏所在收捕诛之,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三年正月)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六四记载,“时宦官尽死,惟河东监军张承业、幽州监军张居翰、清海监军程匡柔、西川监军鱼全理及致仕严遵美,为李克用、刘仁恭、杨行密、王建所匿得全,斩他囚以应诏。”至此,唐代宦官干政局面不复存在,“自是京城并无宦官,天子每宣传诏命,即令宫人出入”(《旧唐书·宦官传》)。困扰唐朝百有余年的宦官干政结束了。

其次,凤翔、河东兵力遭削弱,北方军事格局骤变。李茂贞“自是兵力殚尽,垂翅不振”,其所属州县多已丧失,山南诸州尽为西川王建所夺,“泾、原、秦、陇、邠、鄜、延、夏皆降于汴”(《旧五代史·世袭列传一》)。当汴岐和谈时,李茂贞担心日后受到讨伐,奏请其子宋侃尚平原公主,以其同党、宰相苏检之女为景王秘妃“以自固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三年正月)。二月,李茂贞迫于朱温压力,送回平原公主,随后又自请解除尚书令之职。后梁建立后,藩镇相继称王称帝,李茂贞却因“地狭赋薄”,但称岐王,出入拟于天子。《旧五代史·李茂贞传》云“茂贞疆土危蹙,不遂僭窃之志,但开岐王府,署天官,自妻为皇后,鸣鞘掌扇宣词令,一如王者之制。然尚行昭宗之正朔焉。”河东势力亦遭削弱。晋阳被围时,李克用甚至准备逃奔漠北。后来晋阳之围虽解,然李克用“为

梁所困,锋锐亦衰,仅保一隅”^①,“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3,天复二年三月)。

第三,本已虚弱不堪的朝廷,完全为朱温所控制。原先神策军散亡殆尽,天复三年二月,朱温奏留步骑万人充作宿卫,驻于神策军营署,以其侄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,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,王殷为皇城使,蒋玄晖充街使,“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”。朱温又“以朱友裕为镇国节度使”,驻守华州(《资治通鉴》卷264,天复三年二月)。十月,朱友伦击鞠坠马而死,朱温改以侄朱友谅为护驾都指挥使。是时,邠州杨崇本叛归李茂贞,朱温感到西部吃紧,准备迁都洛阳,又担心崔胤立异,遂矫诏杀崔胤及其党羽。天祐元年(904年)四月,胁迫昭宗迁都洛阳。当时河东、西川、凤翔、淮南等镇,各以迎驾为辞。八月,朱温为消除隐患,密嘱亲信左龙武统军朱友恭、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杀死昭宗,立年仅十一岁的辉王祚为帝,是为唐哀帝。

第四,战争奠定五代初年的政治格局。史称,“全忠既破李茂贞,并吞关中,威震天下,遂有篡夺之志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4,天复三年十一月)。凤翔之战后,朱温据有关中京畿之地。当年十月,平卢(淄青)王师范兵败投降,刘鄩亦以兖州归降。天祐二年八月,汴将杨师厚取山南东道及荆南,忠义军节度使赵匡凝逃往广

陵(今江苏扬州),荆南节度使赵匡明逃往成都。至此,“全忠之声势浸盛,全忠之篡谋渐成”^②。到天祐三年时,“天下大势,归朱温者什七八,虽强大如魏博、镇、定莫不附之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5,天祐三年九月)。北方藩镇只有河东李克用、凤翔李茂贞以及卢龙刘仁恭与之对抗。朱温曾想降服卢龙,然后代唐称帝,最终因“幽、沧未下”而抱憾归汴(《资治通鉴》卷266,开平元年正月)。南方藩镇唯西川王建、淮南杨行密继续与汴军争衡。王建趁汴军鏖战之际,取荆南归、峡、忠、夔等州,稳定在两川地位,而杨行密死于天祐二年,故汴将以为“晋、燕、岐、蜀皆吾勍敌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5,天祐二年十一月)。

天祐四年三月,朱温废除唐哀帝,建立后梁,改元开平。“是时惟河东、凤翔、淮南称‘天祐’,西川称‘天复’年号;余皆禀梁正朔,称臣奉贡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6,开平元年三月)。河东李克用、凤翔李茂贞、淮南杨渥(杨行密长子)、西川王建拒绝承认后梁,然南方藩镇如湖南马殷、两浙钱镠、福建王审知、岭南刘隐则奉表称臣,梁太祖朱温乃加封马殷为楚王、钱镠吴越王、王审知闽王、刘隐大彭郡王,又“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66,开平元年五月)。这些受封者名为后梁藩臣,实为割据政权之帝王^③。历史进入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。

责任编辑:张朝胜

① 陈傅良《历代兵制》卷7《五代》。

② 胡一桂《史纂通要》卷16《唐下》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69年。

③ 《新五代史·职方考》云“梁初,天下别为十一国:南有吴、浙、荆、湖、闽、汉;西有岐、蜀;北有燕、晋。”吴即淮南杨渥,浙即吴越钱镠,荆即荆南高季兴,湖即湖南马殷,闽即福建王审知,汉即岭南刘隐,岐即凤翔李茂贞,蜀即西川王建,燕即卢龙刘仁恭,刘守光父子,晋即河东李克用。